

李歆

LIXIN WORKS

作品

独步天下

下卷

哈日珠拉



轮回梦，风雨又一程
此世只求生死同
怎奈天不待人老，终遗憾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李歆

LI XIN WORKS

作品

独步天下

下卷 哈日珠拉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目录
Contents
下
卷
哈日珠拉

第一章

梦 境.....	001
惊 魂.....	007
四 载.....	013
咫 尺.....	016
聆 秘.....	025
禁 巫.....	034

第二章

爬 墙.....	038
独 尊.....	043
婚 宴.....	048
军 令.....	052
狩 猎.....	055
野 史.....	062
离 营.....	067

第三章

受 伤.....	072
北 元.....	075
更 名.....	080
叛 逃.....	085
兜 转.....	089
相 认.....	093
天 眷.....	099

第四章

布 战.....	103
掠 边.....	108
身 份.....	112
劝 纳.....	116
坐 福.....	121

独步天下
目 录
Contents
下 卷
哈日珠拉

合 卷.....	127
家 礼.....	133

第五章

请 荐.....	142
渔 猎.....	147
交 锋.....	151
献 玺.....	157
指 婚.....	163
求 情.....	168
官 门.....	173

第六章

起 誓.....	182
战 端.....	186
称 帝.....	192
习 武.....	198
册 封.....	202
条 件.....	210
生 日.....	214
牛 扒.....	220

第七章

偷 袭.....	225
胎 漏.....	232
返 京.....	236
安 胎.....	240
产 子.....	243
独 步.....	248

番 外

独步悠然.....	253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



梦 境

白色的天花板，白色的墙，墙体表面的墙粉有些斑驳脱落……空气里弥漫着医院独有的消毒水味。

我眨了下眼，确认头顶上吊着的，果然是一台货真价实、蒙尘生锈的大铁吊扇。

“醒了呢，这下子可以赶得上飞机了。”

我诧异懵懂地扭头，一旁穿白色羽绒服的男人正笑嘻嘻地盯着我——那是……有宏！

“我……”我略略抬头，却感觉身子很沉，脑袋晕晕的，一点儿力也使不出来。

怎么回事？

我回来了？回到现代了吗？这么说，我没有死？还是，我又在做一个回到现代的梦？

门口快步进来一名穿白大褂的男医师，身后跟了一名护士小姐。

护士径直过来给我量体温，医师则是直接伸手按在我额头上，大拇指一抬，将我眼皮很粗鲁地给掀了起来。我疼得龇牙，紧接着听到他冲护士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长串的话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

好不容易等这一男一女出去了，我奇怪地问有宏：“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在哪儿？他们刚才说什么？”

“在医院啊！”他将床边的凳子拖近些，“渴不渴？”

我摇头，急问：“你小子讲话能不能一口气讲完啊，白痴都知道这是医院了。我是问你……”

“才醒过来就有力气骂人了！啧啧……真不愧是阿步啊！”

我气恼地抬起右手，却发现手背上正打着点滴，不由得愣了下。有宏趁我发怔的间隙，早跑到门口去了，脸上仍是笑嘻嘻的：“我去找Sam！不是我不给你翻译啊……只是刚才那蒙古国大夫说的是啥，我也听不懂……哈哈！”

蒙古国大夫？

迷茫地扭过头，我开始仔细打量四周——很简单的一间病房，摆了三张床位，除了我这张床位外，另外两张都空置着。墙上贴了一些标语，写的却不是中文——是了，我应该还在蒙古国，并不在国内。

脚步声徐缓响起，我回过头，Sam沉着脸站在病房门口。

心没来由得一颤，Sam脸上那种冷冰冰的神情似曾相识。

“没事了？”他淡淡地问我。

有宏从他身后跨进门，笑说：“醒来就能凶人了，当然不可能会有事啦。”

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，慢腾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背靠在枕头上，感觉四肢有些僵硬酸麻：“我睡了多久？”

“三十五个小时。”Sam一丝不苟地回答。

果然……我拧紧了眉头，心在隐隐作痛。

三十五年的梦，恍若隔世。流光飞舞，爱恨纠缠，而真正从指缝中不经意流逝的却仅仅是三十五个小时而已。

好荒谬！好……可悲！

“阿步，怎么了？还会不舒服吗？”有宏见我表情痛苦，忙收了玩笑之心，“我去叫医生吧，可别是煤气残毒没有清除干净。”说完，他急匆匆地转身走了。

“煤气？”我瞪眼。

“嗯，煤气中毒！”Sam睨了我一眼，冷淡的眼眸中渐渐有了几许暖意，语气却是不容置疑的严厉，“我们住的那间旅店设施不是很好，通到你房里的那段煤气管道老化了。前天晚上你一个人待在房里打电脑，结果就这么昏过去了。要不是当时你和你朋友正在MSN上聊天，她及时打电话到我手机上，我想……”

“等……等等！”我糊涂了，有种对时间概念的强烈混淆，“前天晚上旅店煤气中毒？那怎么可能？我和白昼月聊完天，保存好照片是凌晨一点多，我记得我后来睡了会儿，两点多的时候明明还被你们叫起来了，去喀尔喀草原看墓……”

“那是你在做梦吧？！”Sam很肯定地断言，有些怜悯地膘了我一眼，“你早昏过去了，两点多你正在急救室里抢救呢。”

“啊？那……古墓呢？布喜娅玛拉的坟墓，明明……”

“什么古墓？布喜娅玛拉是什么东西？”

一切都已成空！不过是场太虚梦境……

我很想告诉自己现实就是如此，必须得认清事实，看清楚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幻。可是，梦里的一切都显得太过真实，清晰得可怕。不管这是否真的只是个梦，我的心曾经真真切切地为这个梦而痛过，为梦里的人魂牵梦萦过……

有宏调侃我说：“阿步醒来后变乖了，以前老爱张牙舞爪的，病了以后居然有几分女人味了。”听了这话，我真想拔了针头，直接跳起来掐死他。敢情他以前一直都没把我当过女人！

Sam则固执地认为我的精神状态不佳，是因为还没痊愈，于是自做主张地退掉当天下午的回程机票，强迫我留院观察，顺便接受全身体检。

其实这家小医院的医疗条件有限，病房里甚至都没通暖气，更别提空调、电视什么的了。我越住越不耐烦，每每一躺下满脑子就会更加胡思乱想，梦境里的一幕幕情景会自发地在脑海里浮现重演。

我就快被这种似假还真的幻象弄得精神崩溃了。

第四天，再也忍受不了的我强烈要求出院。Sam拗不过我，在医生确诊我已无碍的情况下，替我办了出院手续。

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物，回到原来住的那间小旅馆，其他同事早退了房，搭乘三天前的飞机回了上海，留下来的只剩下Sam、有宏和我三个人。

其实想想他们也是关心我，不然早走了——喀尔喀草原环境美则美矣，只是条件太差，对于在大城市住惯的人来说，这里简直可以比拟四百年前的……

啊，不能再想了！真的不能再胡乱想下去了！没有四百年前，什么都没有！

“阿步，好了没？”

“好了！”我背上简单的行李背包，将最最宝贝的相机一股脑儿地全挂在脖子上，最后手里提了笔记本电脑。

有宏扑哧一笑：“逃难的又来了呀！”

我抬腿作势踹他：“去！给姑奶奶闪一边去！”

“真的确定不用我帮忙扛行李？”

“就你那粗心大意的脑子？谢了！上回去趟韩国，就让你帮忙提了一下电脑，十分钟的工夫，你就有本事把它给我摔了。”我拿眼恶狠狠地瞪他。

“那多久以前的事啦，你还记着？”

说话间出了房门，Sam简单地背了个单肩包，笔直挺拔地站在走廊的过道里，手里扬着三张飞机票：“晚上十点的飞机，还有三小时飞机起飞。从这里赶到机场最快也要两个半小时，你俩确定还要继续留在这里拌嘴吗？”

有宏耸耸肩，我撇了撇嘴，低下头，从Sam身侧经过，默不作声地往外走。

Sam说话做事老是阴阳怪气的，虽然有时候也明知道他本意不坏，可就是不爱说笑，老喜欢绷着张酷酷的帅哥脸，迷死胆大的，吓死胆小的。

“等等！”Sam突然在身后喊住我，我低着头踢着鞋子转过身，“这是送你到急诊室时，医生从你手上摘下来的……还给你。”

没等我抬头，眼前嗖地飞过来一件绿油油的东西，吧嗒撞在我胸口，我一时情急慌了手脚，狼狈地低呼一声后，赶忙用空着的左手抓牢了。

触手冰凉，冻得像块寒冰。

我先是一愣，待看清那东西时，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，体内的血液似乎在下一秒奔腾逆流。我使劲眨了下眼，手里的东西并没有消失，那冰冷的触感真实地停留在指尖。

“什么东西啊？”有宏好奇地叫道，“有点儿眼熟。”说着，伸手过来拿，我下意识地退后一步，五指收拢。

“慈禧太后的陪葬品，十八翡翠碧玺珠串。”Sam淡淡地说，“仿真度很高啊，不像是地摊上卖的次货。”

有宏惊喜地叫道：“我瞧瞧！给我瞧瞧！”

我心咚咚狂跳，一时震惊得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见有宏伸手过来抢，忙闪过身，将手串塞进衣服口袋里：“有什么好看的，赝品而已，不值钱的东

西。”见他还不死心地不停纠缠，不禁很不耐烦地叱道，“跟你说了没什么好看的！你一个大男人看这种女人饰品干什么？烦不烦啊？”

有宏尴尬地顿住身形。

接收到Sam投射过来的若有所思的目光，我心里一慌，觉察到自己刚才的态度和语气都显得过于激烈，忙讪讪地一笑：“好了，快走吧！不然真的要误点了。”

机舱内温度适宜，头等舱座位宽绰，只坐了十来名乘客，此刻都在闭目休息。

窗外一片漆黑，窗面如镜，清晰地映出我略显憔悴的面容。我无声地叹了口气，将视线缓缓收回。炭笔无意识地在手指间飞快转动，望着纸上素描的那张熟悉脸孔，我的心一点点地为之悸痛。

“在画什么？”身侧有宏放下报纸，压低声音凑了过头来。

我紧张地将画纸抽走：“没什么，随便涂鸦……”

没想到有宏的动作比我还快，哗啦一下，我手里一空，画纸被他抢走。

“这……你在画Sam？”他感兴趣地低呼，“画得挺传神啊！早就听说你人物素描功底不错，什么时候也给我画一张呀？”他压低着说话声音，将画纸还给我，指着那张脸的额头，“为什么不加上头发？这样脑门光秃秃的Sam看起来好好笑……”他忍住笑，偷偷往左侧过道瞥了一眼。

Sam正戴着眼罩，耳朵里塞着耳机，窝在柔软的椅垫内假寐，也不知到底有没有睡着。

“嘁！”我不悦地将纸揉成团，“我乱画的，也只有你这个大近视才会把这看成是Sam。”

“不是画他？”

“不是。”我顿了顿，捏紧纸团，“我的素描水平还没那么高。”

“哦……”有宏显得有些失望，重新捡了报纸，盖在脸上，含含糊糊地说，“我先眯会儿了。阿步，你也打个盹儿吧，你脸色不是很好……”

“嗯。”我随声应着，目光不经意地穿过有宏，投向Sam。

纸团被重新打开，纸上被凌乱褶皱扭曲了的英俊轮廓，有着令我心动惊悸的熟悉棱角锋芒，我狐疑地再次看了眼Sam——像吗？很像吗？

不……我感觉不出。

即使那股冷峻的气势有些相似，但是Sam就是Sam，他永远不可能成为我梦里的那个他！

眼角不知不觉地湿润起来，我吸了口气，手伸进身旁羽绒大衣的口袋里，指尖触到僵硬的圆润冰冷。我不禁一颤，将那串翡翠珠子取出，柔和的灯光下，圆润无瑕的珠玉淡淡的散发出温润的光泽。

没错！是那串手串！

我心魂剧颤，这的确确实是皇太极送给我的那串翡翠手串！情难自抑的，我颤抖着双手，将珠串凑到唇边，轻轻印上一吻，眼泪轻盈坠下，溅在了画纸上。

泪水将纸润湿，画像的脸孔渐渐变得模糊起来，我急忙抽了餐巾纸去吸，慌乱间手串不小心掉落在地毯上。我低呼一声，弯下腰低头去捡。

手指抓到珠串的一瞬间，忽然感觉身子一震，随着往前冲的惯力，我从座位上摔了出去。

机舱内的灯管啪啪爆响，一盏盏照明灯逐一炸裂，电线短路碰得火花四溅，然而座位上的乘客没有一个被惊醒，包括有宏、Sam在内，全都浑然未觉似地照常闭着眼睛坐在椅子上。

我心生惧意，没等张嘴尖叫，下一秒机身整个颠倒翻转过来，我被抛离地面，惊骇间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空中响起：

“布喜娅玛拉……布喜娅玛拉……布喜娅玛拉……”一声又一声，像缠绵的喘息，像痛彻的低吟，更像是一声声绝望而又悲凉的呼唤，“布喜娅玛拉……布喜娅玛拉……”

我呼吸一窒，心脏像被人猛地狠狠捏住。

“为什么……不回来……为什么……要离开……回来……回来……悠然……求你……回来……”

手中的珠串突然发出一团强烈的绿色光芒，刺眼夺目地从我的指缝间穿透射出，陡然间照亮整个机舱。

那团光芒由绿变白，最后笼住我的全身，眼前顿时显出白茫茫的一片……机舱、座位、乘客，统统都不见了，只有那团炽热的白光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……

惊 魂

光芒终于一点点地敛去，变得不再刺痛眼球，我拧着头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。

“阿嚏！”身上感到一阵冰冷，寒气入骨，我拢着鼻子连打了三个喷嚏，冻得浑身哆嗦。

四下里白茫茫的一片，湿气又厚又重，我的长发很快被水气打湿，纠缠成一绺一绺地垂在胸口。黑暗中的能见度因此大大降低，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不大像是在机舱里，难不成又是在做梦？

偷偷掐了把自己的手背。

“哎！”很疼，疼痛感真实而分明，可是我仍不大敢相信自己的感官。

“Sam？有宏？”我试着小声喊了两声，没回应，四下里悄然发出一种空旷的回振。“Sam——有宏——”声音逐渐放大，那种空旷的回音振荡也随之加强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飞机失事？机毁人亡？

不！不！我宁愿自己是在做梦。

忐忑不安地走了几步，身体越来越冷，这温度起码已经降到零度，加上空气潮湿，压得我有点透不过气。发梢表面已经蒙上一层白霜，口鼻中呵出的白气融于黑暗中，我开始感到莫名的恐惧。

即便这是梦，也一定是个噩梦！

“喔！”一个没留神，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下，我跌倒，双手及时撑地，掌心接触到的冰冷坚硬的皮革。

我爬起退后两步，来不及看清脚下的是什么东西，脚后跟又踢到一件硬物，当当有声。猛然旋身，我恐怖地倒抽一口冷气。

老天爷呀！这是……什么地方？牙齿情不自禁地咯咯打起战来，极目而视，在我的脚下匍匐卧倒的，竟是成堆连片的尸体——一个个身穿盔甲，头戴盔帽的士兵尸体。

这里分明就是一处尚未清理过的战场，人和马的尸首纵横狼藉地倒了一地，各色的兵器、旌旗散乱的插在泥土里……

我捂着嘴，一个音也发不出来。

强烈的震撼和惊怖刹那间夺去了我的思维，我被吓蒙了！足足僵了一分多钟，我才激灵灵地打了个冷战，哇的一声大叫，没命似的撒腿狂奔。

这是梦吗？这还是梦吗？为什么梦境会是如此的真实？

如果这一切都不是梦，那么谁又能来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地上的那些死尸全是汉人打扮，没有一个是我不熟悉的八旗辫子兵！我到底又来到了什么地方？

“嗒！嗒！嗒……”黑夜里远远传来声声清晰而又冷清的铁蹄踏响。我猛地刹住脚，气喘如牛，方才的一番惊乍狂奔，逼得我出了一身大汗，身上倒是不像先前那般冷了，可是内心的恐惧却紧紧地抓住了我，令我不寒而栗。

灰蒙蒙的远处渐渐亮起一点火光，接着是两点、三点……像是鬼火般，越聚越多，在半空中蜿蜒成一条参差不齐的长龙。

我腿肚子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，想跑，却连转身的勇气都没有。眼睁睁地看着那条长龙越逼越近，我扑通一下坐在地上，朦胧的黑夜里隐隐绰绰显出一团团的叠影，犹如鬼魅。

噩梦……快点醒来！醒来！醒来啊——

我在心里不停地尖叫呐喊，然而嗓子干涩，连一声最轻微的嘶声也发不出来。只能颤抖着闭上眼，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膝盖，瑟瑟发抖。

马蹄声近在咫尺，过了好久，有人惊讶地大叫一声：“见鬼，又转回来了！”然后噤噤喳喳地响起一片议论声。

我猛然一震，刚才那人说的是女真话吗？睁眼抬头，离我不到十米开外亮了一排的火把，有两三百名兵卒凑成一堆。我眨了眨眼，见他们竟是一副明朝汉装的穿戴，虽觉奇怪，但不管怎么说能确定对方不是鬼怪。我心下略定，只要是活人，不是鬼怪，也就没那么阴森恐怖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大大松了口气，有气无力地从地上翻身爬起。

“什么人？！”铿锵声不断，数十人机警地拔出刀刃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我局促尴尬地站在原地，手指紧贴裤腿。

“是个女的！”

“穿得好奇怪啊！”

“汉人？”

我低头略一晃目，发现自己身上仍旧穿着紫色高领羊绒衫，下身配着条

月牙白的羊尼料子裤，再加上一头离子烫披肩长发，难怪他们看我的眼神如此怪异。

才尴尬一笑，四周倏地围上来一大群人，将我堵了个严严实实。

“绑了！押回去再说！”

“等等！”一把清亮的声线压住了众人的七嘴八舌，话音虽不高，却相当具有威势。周围的嘈杂声顿时消了音，空旷的夜里就只听见他的声音，“问清楚了，若是当地百姓，正好让她带路。遇上这鬼雾，咱们今晚要想能赶去锦州，希望就全落在她身上了。”

我惊讶地眯眼，雾茫茫的瞧不大清楚，只能看见那人骑在马上，像是个将领，身量很高，可是体型极瘦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刮倒似的。

明明是这么单薄的影子，却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压迫感，虽然距离隔得有些远，可是见他目光冷冷投来，我仍是打了个哆嗦。

“给她件衣裳，瞧她那样，可别给冻死了。”

身边的那位副将立马应了，竟是亲自下马，将一件黑色的斗篷拿了给我，我大为感激，哆哆嗦嗦地连声称谢，无意中触及副将那戏谑烁烁的眼神，心里却是陡然一寒。果然他轻声一笑，伸手在我下颚上摸了一把，笑道：“贝勒爷！这妞长得不赖，等过了今晚用不着了，便赏了奴才吧！”

我心里打了个咯噔，没等那头回答，脱口叫道：“你们想做什么？”

这些人明明就是女真人，为什么要打扮成汉人模样？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对方亦是大大一愣，那个穿着汉人将服的“贝勒爷”噌地跳下马来，三步并作两步地迈到我跟前：“你说女真话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我早冻得手脚冰凉，可是当看清那人的长相时，却是如遭雷击，脑子里轰地一声巨响，完全蒙了。

“努……努……努尔哈赤！”我尖叫一声，直想仰天昏厥过去了事，可我越是怕到极至，灵台却越是清醒。

那张脸，削瘦中透着英气，我敢说绝不会超过二十岁，那股桀骜不驯的神气，霸道凌厉的眼眸，与我记忆中年轻的褚英竟有八九分的相似——这是……努尔哈赤！年轻的努尔哈赤！

天啊！我这究竟是跑到哪儿了？难道时光倒转，竟将我送回到了更久远的时代？

一个趑趄，我身子茫然地晃了一下，无意识地伸手去抓他的肩膀，他却沉着脸灵巧地一个侧身，我因此扶了个空。膝盖即将点地的瞬间，那副将拦腰将我抱住，勒着我的腰怒斥：“找死！这尊号岂是你随便叫得的？”说着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强迫我抬头。

我疼得吸气，右手肘出其不意地向后用力一撞，他被我撞得发出一声闷哼。然而棉衣毕竟厚实，他除哼了声外，毫发无损。而我的头皮却是紧接着一阵剧痛，被他扯断大把头发。

我喝斥一声，猛然旋身踢腿，一脚蹬向他的下身。这招阴损，可是逼急了的我哪里还顾得了许多，只想快些脱离他的魔爪。

这一脚才踢到一半，突然半路被人出脚抢先踢在我的膝弯里。我忍痛斜眼一瞥，竟是努尔哈赤，只听他沉声笑起来：“有点儿意思……放开她！”

副将心有不甘，却仍是遵照命令放开了我，我甩头站直了腰背，怒目瞪向努尔哈赤。面对着这场滑稽又可笑的相逢，强烈的悲哀感已经压倒一切，这一刻我只求速死。

不管这个梦境是真是假，我都没勇气再坦然面对下去。

太荒谬，也太可悲了！

我已承受不来这种命运的玩笑和捉弄！

我看着他，胸腔中涌起无限悲哀，忽然再也抑制不住地大笑起来。他见我笑得疯狂，不禁大大一怔，我笑出眼泪，最后泪如滂沱雨下：“你杀了我吧。”

他的脸上明显闪过一抹错愕。

“杀了我！”我厉吼一声，“你耳朵聋了吗？我叫你杀了我！”

我恶狠狠地扑过去，却被副将死死拖住，他原本想直接将我摔出去，却被努尔哈赤及时抬手阻止。

少年老成的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，他似乎在揣测我的真正用意，眸光深邃幽暗，闪烁不定。

“杀了我——”我歇斯底里地尖叫，“我不认得锦州，你不用指望我带你去……”

“为什么想死？”他突然问道。

我倔强地别开双眼，抽泣不语。

他凑过脸，正待说些什么，忽然身后起了骚动，队伍的后方不知怎么

的，居然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大雾弥漫，听声音虽近在咫尺，但目力所及，却是瞧不清楚到底发生何事。

“贝勒爷！咱们撞上锦州城的南朝援兵了……”

“哦？”他眼眸湛亮，翻身上马，“好样的！爷正憋了一肚子火没地撒呢！”驾马跑了两步，忽然回头将手中长刀向我一指，“叫人看住她，我要她好好活着！”顿了顿，唇角上扬，冲我一笑，“你越是想死，我越是不让你死！哈哈……”

那抹无邪纯真却稍带坏意的笑容让我一时失神，我从没见努尔哈赤这般笑过，可是偏又觉得这样的笑容透着特别的熟稔。正感茫然，只听得远处厮杀声惨烈响起，大雾中有人厉吼：“鞑子！居然改了衣装想来蒙骗于我，你究竟是何人？”

“哈哈！不认得爷吗？”锵的一声兵刃交击，“爷乃大金墨尔根代青是也！”

大金……墨尔根代青？！

不是努尔哈赤吗？

“啊——”一个恍神，身侧护着我后退的一名小兵胸口中了—箭，仰天倒地。我凛然回神，面对近身冲上来的明兵，翻手从地上捡了一柄钢刀，迎面架住刺来的长矛。

“啪！”矛尖断裂，刀背贴住杆身一路下滑，砍向那人的双手，刀刃在割到他的手腕时，望着瞬间冒出的鲜血，我心微微一颤，急忙撤刀收手。手腕稍转，刀背狠狠敲在他的额头上，将之敲昏。

“蠢女人！”头顶响起一片嗤声，我腰上一紧，已腾空被人抱上马，“对敌人仁慈，便是对自己残忍！战场上岂容你有半分妇人之仁？！”

我哑然无语，墨尔根代青脸上溅着血迹，他下颚尖瘦，肩骨也极为削薄，看上去瘦瘦弱弱的完全不像个能提刀征战之人，可是下一秒发生的事实却让我立刻改变对他的想法。

他的刀法极好，快且狠，挥刀时霍霍有声，膂力惊人，往往一刀即中，绝无落空。围堵上来的敌人稍稍挨近，被他一刀斩落坠马。对付骑兵尚且如此，更别提那些步伐跟不上马腿的步兵了。

顷刻间死在他刀下的明兵不下二十余人，他杀得兴起，笑声不断，我却

是眼晕目眩，险些连手上的刀柄也拿捏不住。

“你的刀法不错啊！跟哪个学的？”明明是生死危机时刻，他却从容应对，一边杀敌，一边还分心和我说话。

天晓得他怎么不怕打哪飞来一支流箭，射穿他那张狂的脑袋？！

“女人！替我守住两侧空当！”他毫不客气地下令。

我翻白眼，却又不敢不遵，他胸前的空门是我，我若不守，等于就是拿自己的身体给他当肉盾。

“铛！”我击退一人的长矛攻势，缓了口气，忍不住大叫道：“现在到底是天聪几年？”

“五年！”他奋力杀敌的同时大声回答，“问这个做什么？”

天聪五年！

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我仍是被吓了一跳！好家伙，在现代耽搁了四天时间，这里就已经过了四年？

不过……还好！

幸好仍是大金，幸好只是差了四年……应该还没有改变太多！

“几月几日？”“锵！”再次挡飞三支飞羽。

“十月廿九！”他答完话后，身子微微一颤，我警觉回头，果然看见他臂上被刷了一刀，血肉模糊的伤口有十公分长，正裂着口子在淌血。

“呸！”他啐了一口，“倒霉。”

我愣了愣，猝然间他左手绕到我身前，抓住我的手腕抬手，锵的一声架开一柄长枪，跟着右手猛力一劈，将偷袭之人的右臂活生生地斫了下来。

对方惨叫着跌下马去，我心有余悸地狂跳不已。

“盯紧点儿，别偷懒呀！”他伸手抹去脸上的血污，脸上挂着痞赖的笑意。

“哦——”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，我直愣愣地指着他，“你是多尔衮！”想起来了，刚才紧张慌乱之余，竟完全忘了努尔哈赤还有一个跟他长相酷似的儿子。

他低头飞快地瞄了我一眼，显得有些吃惊，但转瞬嘴角一咧，露出一个坏坏的笑容，凑过嘴来贴着我的耳鬓低声说道：“你既然知道我的名字，难道不清楚大汗颁的谕旨吗？”

大汗！心中怦然一跳！

啊……皇太极！

“大汗怎么了？”我紧张地追问。

告诉我吧，我想知道他过得怎么样，我想知道更多有关他的事！我好挂念他……

“大汗赐我墨尔根代青，下令今后所有人见了我都得尊呼称号，不能直呼我的名字……”他狡黠一笑，轻轻吐气，“若有违者，男的罚摘随身箭囊，女的……则扒光衣裳！”说着左手探过来伸入我的衣领。

他的手冰冷如铁，我打了个寒噤，嘶声尖叫：“色狼！”猛地推开他，同时借力跳下马背，涨红了脸嗔道，“大汗才不会颁这等……这等下作的谕旨，一定是你胡诌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多尔袞在马上畅然大笑，“不信你大可以问他们！”这时这场小规模冲突战已告结束，明兵被击溃逃离，多尔袞的部下正在原地清理战场。

我心里困惑犹疑，瞧他那副傲然的模样，竟是相当自信。难不成他说的都是真的？

脸上忽然火辣辣地烧了起来，皇太极在搞什么鬼啊，居然会给兄弟下这种无聊的旨意。

“嘿，你脸红什么？”多尔袞调笑。

思及皇太极，我满心涌起甜蜜回忆，忍不住扑哧一笑，白了他一眼：“不关你事！”

他先是微微一征，而后放声大笑，我看他那样简直形同抽疯。

“有意思！有意思……哈哈！你这女人……有点儿意思！”

四 载

“你是哪个旗的？”多尔袞紧挨着我，随着马步颠动，他时不时地借机将唇蹭到我的面颊上。我开始不耐烦，特烦他有意无意地占我便宜，只是眼下还得指望他带我回大凌河，所以只能隐忍不发。

可惜这小子得寸进尺，一点儿也不知好歹，借着双手握缰，竟是将我牢牢圈在怀里。我暗加挣扎，他假装不知，仍是笑嘻嘻地低头抱紧我。

我龇牙，一字一顿地回答：“我哪个旗都不是。”